樓山堂集

樓山堂文集目錄

未刻文集

宋史逸五十卷

於戲今先子乙酉殉節後生平撰著盡散兵燹余時甫九齡仝亡弟稚圭流離他鄉危卵孤存癸巳歲袁州張爾公先生寓陵陽蒐訪先子遺集捐橐合四方友人之貲授梓集成二十七卷行世然猶有遺稿數十卷未梓者今方掇遺補缺圖重鋟而未逮此余所以盡然悲也況三復遺編知先子一生重君親篤友誼提挈人文留心家國以天下爲已任節義文章兼而有之者也雖所遺幾篇斷簡存什一於千百讀者共亦重有感矣

不孝男孟堅稽顙百拜書

孫本忠 銘孝 銘節 銘義 銘道 銘德 仝校

吳樓山先生遺集序

古來奇逸之士胸中壘如許喀喀欲吐而不得吐發之書牘形之咏歌往往使酒罵坐雖習氣未除大抵英雄不得志之所爲嬉笑怒罵皆成至論蘇之坡仙今之卓老庶幾近之夫古人著湘流之賦懸龍蛇之書激楚忼慷千載下讀其辭者猶爲拊膺扼腕志意酸愴彼寔有所大屈于中而痛哭于竹簡者也是以其爲文寧爲素秋毋爲穠春寧博鬼哭不求人嬉不知事之于世道名教關繫匪淺者無論縉紳大人即布衣匹夫亦與有責焉此腔甚熱此底不斝胸腹洞豁心在口上不覺議論風生時或引紙貫袖疾

落數千言擲筆顧盼徹侯在左妖姬在右詞客山擁百樂
雜奏酒酣耳熱發意寥如是豈巽儒之夫傴僂兢惕一醉
無時笑啼不敢者所可望其萬一哉則吾于秋浦吳次尾
先生不能無致慨焉先生時見英峙俊邁之槩風流自命
其雄姿風標逸氣烟翔迈多可少抑好善疾惡出于天性
蕤從其嶽秀泉徵鶱軒鳳舉想見卓犖振拔不徒以淸狂
自負兼之才雄學博含膏茹芳因而聲華籍甚騰軏高騁
卒以奮節顯義危軀成仁也肰曩者獨操遐政科牘盛行
又有說存乎其間造物以名與位簸弄豪傑如國家設經
義制科以取士經義猶之矢也制科猶之的也矢有所必

中于的然後明制科之重見經義之尊自次尾科牘出天下翕然奉之爲珪璧指南至有不以名列天衢爲榮以文入遴選者貴于凌高梯而被丹瀓毎三歲一賓興試春官其赴會風雲駮巾結綬不在朝廷而在草野爭相振鱗濯翼于蓬藟中之丹鉛昂臈不大可駭異哉然則士卽不能起金閨身伏蓽簃其權不更埒于虎嘯風馳龍興雲屬與次尾以身殉國死重泰山其詩文如日月經天卽欣附氣類者亦若長庚啟明竊分末光以踔踔乎一時况主持國運文運不與天壤並垂昔人稱千秋大業豈其亘古不可磨滅嘗聞天祕斯文自産六經之羽翼人肩大道寧就一

代之浮榮守先待後析天人性命之微言述往開來備今古興亾之準鑑非斯人吾誰與歸意洵一時之瑜亮百世之夷惠矣

古閩同學教小弟陳肇曾拜撰

樓山堂遺文小引

丙寅夏六月與黃交三避暑於倚園之芳苞亭交三手攜一卷示予乃吳次尾先生之留都見聞錄也予受而讀之悚然起敬曰此乃日星河岳也因述其令嗣吳子班先生當代偉人不可不一訪次日宮叙五亦貽書曰秋浦吳子班人文大江南北罕有其儔且係名父之子不可不一識其人今日邀黃仙裳先生爲河朔之飲吾兄可爲我作半主因趨赴焉則見子班之才雄貌古有不可一世之概適有宋既庭前輩致書慇懃懇至情意溢於楮外知宋先生之重子班益知子班之自重也會之次日侵早卽蒙子班

賜顧予隨報謁與予班縱譚於百尺樓上意氣洋洋因偶出其所藏先生之遺文數篇以示予皆忠孝之至發爲文章不可磨滅如吳和受給諫遺詩序送張二無內轉左僉都諸篇尤其與日月爭光天地不朽文字何可不急授諸梓以示海內而又竊恨不能爲先生盡刻全稿然莫爲之倡雖美勿傳總以望世之有心名教者共表勁節幽忠以成千載則幸矣

海陵後學繆肇甲沐手敬識

樓山堂遺文一卷

貴池吳應箕著

吳和受給諫遺詩序

嗚呼先帝三月十九之變蓋古今未有之鉅痛也論者獨致憾於諸臣不盡死而死者之無能多夫有不盡死者然後知有不盡不死者由死者之無能多則又何可無此能死者耶夫自古國多破而主不卽亡唐之出奔至於數見是故當時不厚誅不死卽死者不甚殊異文山之言曰從懷愍者非忠從晉元者爲忠從徽欽者非忠從高宗者爲

忠此豈可與今之事同日語哉晏嬰不能死然曰吾為社稷死則死之跡是而觀今之不盡死與死之不能多者何如耶則有不盡不死而猶有能死者此豈非忠臣之至行而明季三百年之光輝哉新昌吳忠節先生此可謂能死者矣從千百不死之中而有先生僅從十餘人之中而有先生先生又獨從容就義慷慨賦詩嗚呼此不但能死而實能處死則先生豈猶夫人之死者哉先生之詩讀之憤恨悽惻而神意甚安此可觀其處心積慮之素即無和者而已聲滿天壤矣其不能不讀而悲悲而感慨繫焉者知天下猶有未死之心而後死者之猶可風也若謂天下不

能死而獨先生能此非先生心嗚呼讀先生詩可謂并先生能乎哉先生難弟起之命余附一言以爲重余則難爲和者乎固知此非先生不能也

送張三無內轉左僉都序

晉陵張先生繇崇禎十三年爲南京少京兆至次年秋陞光卿卿猶攝京兆也治京兆二年値奇荒所全活人者以億計又次年春轉北京都察院左僉都以去於是縉紳先生以下至兒童走卒無不嘆息其去至有泣下不能止者先生何以得此於南京哉獨余不肖嘗以文章道義受先生切劘又嘗以感慨時事極論治平之畧爲先生所深許於是惜其去南而尤喜其任北也此又何哉夫南者治一方者也北則天下繫之夫天下之望治也久矣卽其治而獨不有公卿大人在謂但繫之先生一官乎予曰此有說

焉余嘗統計天下治亂之數矣守令賢則天下之治數多巡方御史得人則守令賢都察院執法則御史不敢爲非協院者相與爲扶植整飭使激揚必行則都察院有法繇是推之則此六官者非先生曷任先生之爲是官也其與在南輕重大小又何如也抑吾嘗論之法之執也使人不敢犯此其事近刻而怵於不敢犯者揣矯厲之情不可久必求百端以撓之則其中多有不可言是執者猾之資而剝者撓之叢也即刻豈遽不肖事然適以開讒慝之口至反爲號譴慝者所鑒戒即法安得不壞法壞而天下何道之治也是故法非至慈者不能執而非至清者不能慈彼

見縱於吾法之外者且行其害人之事而忍於害人者又百計以求撓吾之所持於是以至仁行其斷而以無所滓全吾仁能淸而慈則天下之法有不立法立而天下之治不可翹足待哉夫先生之淸則天下信之矣先生之慈則所在蒙之矣而今且推之以行吾執將天下可望治天下治而南在其中矣彼嘆息其去而至泣下者得毋未見於是乎先生曰吾多病恐不能勝此任然子之言是余志也雖然豈惟子子之鄉有鄭先生會稽有劉先生者皆志吾之志今亦皆出而北矣余其以子言往告之

黃韞生制藝序

文者小道也而可以觀人然非其人而能文者未之嘗有夫誠卽其人以爲文則以文觀人猶之以人觀文也而敢謂此小道也吾輕爲之哉余之交韞生也以文其深知韞生之文也以人夫韓歐之文也人爲之也天下有毅然爲韓歐之人者而於六朝五代之文猶不辭爲之乎今天下之文其卑陋冗蕪甚于六朝五代又遑遑得氣去於是天下不惟無韓歐之文卽間一從事而不隨俗輒變者有幾何也非其人也夫韞生則卓乎其人矣其植躬秉志雅不以文而淹通穿貫能成一家之言實不盡於應舉文嘗語

予曰能通經而後可以治史能治遷固之史而後可以治廿一史嗟乎世有能治二十一史之人而不能治文乎有治經史以爲文之人而其文一如六朝五代之爲韓歐所嘔棄者乎故應舉之文猶然小道也自蘊生爲之斷然以爲韓歐無疑者予信其文哉則亦其人焉爲之耳蘊生先予得氣去然以爲天下文人能通經史又同有著作之志者莫如余遂以其文使余序之夫余豈能知文知天下必無非韓歐而能韓歐其文者是則予之知蘊生而已

樨惠進萍廬史論序

史者其人與事之得失爲已然者也夫弟以爲其人與事之得失已乎前之不忘後之師也是故有國家者不可無史乃論者又取其人與事之得失而是非係焉此又何歟蓋是非不定彼所爲得失者烏在其果得果失而治亂倚伏之幾心跡晦明之數方甲乙彼此之淆混使後人但據其跡而師之豈不貿於所趨而即已然者之爲世患豈少哉夫然史不可無論尤甚於國不可無史也然而古今之論史者亦可概見矣以孔北海之才而難於持論論豈易言哉論者莫盛於宋矣予于其文有取焉使其所爲倚伏

晦朔者自吾論之不獨其人與事爲不爽而舉異事同計與異人同行者合千載上下而覩若覩火則文之力也是故其人不好學深思與無天下大計而又好爲畸識偏見者皆不可與論史至文則別有天焉爲之而不可强予友梅惠連文矣嘗與之上下談而予所爲主不可者無並焉予曰如子者可自爲史者也柰何不論梅子曰有之於是出其諸論示余余肅讀久之嘆曰宋以後無是也夫予亦嘗有論矣梅子論出而予可以杜口豈獨予彼世之無所有而好爲是非者方自以爲善論讀梅子之論當亦有悔其未至者乎夫論必有如梅子者而後知史不可無論國家不可無史也

張正吾先生暨夫人七十壽序

芑山張爾公尊人正吾先生夫婦齊登七十四方同學君子欲乞名公卿之文以爲祝爾公曰何爲哉凡有所假以爲文者其文諛諛則無文不諛則何祝祝而文者乃文也故余惟天下之稱人親者以子耳不有稱人子者以親哉以親者子可受則以子者親亦可受要是二者難兼也兼而稱之者以親猶愈於以子也何也此子之所願而不可必得者也故子請言以親者夫爾公行成名立此可以娛親矣先生戒之曰盛名難居爾公之弟惟適其好修類爾公也然負氣敢任嘗發憤條郡邑利弊請臺使者行之此

幾以憂親矣而先生壯之曰爲秀才當知是是故爾公不爲倖得之學南闈擲卷出者三寧報罷而不以傷已喜知捧檄失時毅然辭保舉者四而不詔不承顏以靜儉居身以廉耻厲俗以辨是非翼經傳者立教以中夜數起一飯三嘆者憂世人有問之者則曰此吾親之教也然則世之稱爾公因爾公以及其仲季豈非以先生哉而吾黨之士進一觴以祝先生者皆曰爾公之親猶吾親也不爲爾公親者則衆人不得而親之其親者以子也而孰知即以其子也哉至於先生好讀書似儒矣而不事章句樂施焚責似俠矣而畏人見聞辭鄉飲郡臺薦似隱矣而好奬就善

類愚知交其夫人又惟婉惟順有訓有儀以相之凡若是者皆有壽之理也雖然壽人而指事以驗之天下之高年者肩相望也是近乎諛之詞也故余之稱先生者以子也以子而稱親者以親也爾公門吾謂必子也能文者非文也實也是可以壽吾親矣而吾黨之士亦曰是可以壽爾公之親矣

與艾千子書

昨歲白下猥承欵教議論甚正亦甚快弟隨語銷生今世之過求千子者謂其多權術負氣勢今觀其才識明決志在用世又心在口開非天下之淺人也人言何足信獨選文一事尊朱明理原從先聖後學起見而以過直傷厚遂致朋友異同此不必更述矣即弟向時亦欲正兄數事語頗詳之茂先士業試索其書觀之兄必不以弟爲妄即弟意見所不合可更以其言相往復決有以諒鄙意之無他也乃近見所戌房選凡例中臚列張爾公之大罪三喪盡良心者一弟讀之駭異此毋乃兄氣之過甚而言之太激

乎爾公之選原非專意駁艾此余所知也即其今所刻甲戌文辨駁余評語者甚多余深感之即所駁不必盡合然人各有見不妨各存其說天下自有明眼人亦自有公論在何必彼此自相非乎爾公之言是也兄安得以一人之私掩其長若非也則代千子而譏爾公者多矣千子亦何必使爾公之發書自一人定乎千子之意謂不極罪爾公則是非不明然今天下吠聲之人詆罵千子者不少千子獨不懼其是非不明乎從來是非久則自定又何必亟亟求伸於爾公也且爾公雖有辨駁其意未嘗不善其語余曰我欲千子之說無疵然後可以息浮議傳久遠是爾公

正爲千秋明是非而反罪之乎且爾公爲人淸立屏處內行甚修未可以遽文不合而遽謂其喪盡良心也夫喪盡良心之人當絶之棄之不遺餘力使異日爾公著名節于天下則兄在所取乎所棄乎而猶將執今日區區論文之議以繩之乎出語而不能使人受且亦不爲人生平之地兄何不思之甚也昔人謂昌黎明道而弗能躬若執而偏之說以罪人則今之稱韓子者不過從文字起見耳不亦可鄙之甚耶以兄挾持所謂今日之韓歐也弟觀昌黎之文觝排異端攘斥佛老不爲流俗所惡喜眞所謂起八代之衰者然亦未嘗數人之罪至于不可堪歐陽子所謂力

正文體敢于抹當世之才士者也今觀其全集亦未嘗有
相辨而至於相罵者若夫譏罵韓歐者則有之矣豈兄以
所不欲而施之人耶朱程之學固當表章尊從之恐後余
政謂熟讀大全集註者未必即朱程之徒也願兄自今以
後推尊程朱更淡一步則兄之說可垂之天下萬世而無
弊矣至於爾公欲為辨艾書弟已移書止之若兄所云侯
受先介生書出又為摘選之舉此則太覺多事受先介生
皆與兄有交向因兄過責介生人心始有異同然介生之
相忘久矣受先居官已有本末其選文亦自當也即其不
已而所選誠可摘兄亦當錄其大而覓其細況受先今之

賢者又見舊鄰治父母而必欲苛舉毛細以爲直道弟甚爲兄不取也毆上相爭知兄必能爲之今亦宜善自息乃必不息而人毀我我亦毀人論始於公而終成以私後遂至於不可解亦聽兄與爾公輩爲之而已雖然兄讀書教十年者則實灘川蚴傳似猶不可不讀至廉簡濬潭事雖不同推而川之其理一也惟兄淡思弟言毋以狂直見罪幸甚幸甚反風更祈惠教爲望

與張爾公書

爾公足下弟至敝城先一日從劉伯宗家得兄所寫甲戌文辯見評駁精嚴一字不阿中間採用弟評語尤多駁正必甚服之或謂兄不必弟語伯宗以爲不必天下何事不可不必也今天下知選文之中尚有嚴核如爾公者則我輩下筆評一文便慮有如爾公者議其後其裨益弟輩不淺又使天下知兄向之文辯其不爲千子一人而發明矣閱一日小价自蕪州來書坊寄艾選一部亦從伯宗家閱之讀其序深嘆美其文以爲明直絜勁眞古文手及覽凡例見其臚列三罪及喪盡良心云云竊大駭異以爲此不

足傷兄反似極推兄耳已而聞兄有辯艾一書何必與千子等見耶夫文辭之間如里嫗相訴徒爲大雅一笑故曰此不足傷也其謂似乎推兄者年來千子頗爲人指摘而其選文之功何可盡沒天下從而信之者尚多其摘千子者必曰千子之遇敵也如此其爲爾公所詘也如此必轉以罪兄之言罪之雖然此溢怒之詞願吾兄無聽也其信從千子者亦必因令爾公之言無足重輕則千子必度外置之爾公一辯而能令千子盛氣憤詞則毋乃爾公之言有以深刺其隱乎亦毋乃爾公之辯未必盡非而千子好勝必欲勝其說爲愉快乎又毋乃爾公之說出果足以奪

千子之氣其說行畢足以損千子之名而千子雖欲不自理不可乎不然兩家之說具存其是非可否天下自有明眼人能辨之而何用千子之嘵嘵爲也且今天下持選事者影響附會半詆千子千子俱置之不辯而獨不忘情千一爾公則爾公豈徒然者哉由是向之信千子者必詳千子所以罪爾公之實用以自决其從違即向來未讀爾公之辯者又必轉購爾公之書以定兩家之正謬是千子十年間所爲舌敝毫禿用以見能於天下者一旦爾公起而與之角又千子十年間所謂氣决敢任不回挽千禍福不惑易於毀譽者獨一旦而爭之爾公則此之推爾公者不

已極乎然弟又於是歎千乎之過亢而尤信千子之非深人也向使千子見兄之書置其與已異者而取兄辨駁之可從者正告天下曰爾公之言是也則天下方謂千子之虛懷好善而爲爾公者因反而循覽其說或亦有未安於心乎是彼此兩成也而何至如今相背戾之甚令識者反有以窺其長短哉故弟願兄辨艾之書亦自今已矣萬一必不可止仍當從艾字起見而詆訶嫚駡之語切宜戒之李卓吾評史用胡說等字令數十年中開惡俗氣習弟嘗爲痛恨評文而相攻擊而至嫚駡素何又自吾黨開之乎往時有友數輩學刻一書駡弟弟覽而笑之絕不一置口

類此兄所知也則弟又安敢不以此勸兄乎抑弟讀古人辨駁之書其人品心術亦往往見之遠姑不論如近代李何之辨駁幾至相罵矣其言俱無關至極夫亦未嘗不各存其說然李書過激似乎名高相忌而何書平溫猶不失朋友相規之道卒之上書理李者何也未嘗以相駁而至相怨弟因思之凡負氣者必求勝人勝人而不得則必求助於他端故此兩人同爲有氣節者而李憤於江西以後此亦其驗矣則處兄與千子之地置而不較見兄之大也如必不可已則寧毋失其爲厚者我輩舉事毋爲天下有識人所笑又毋使後人於議論之間有以觀人之心術此

翁扈匯之至願也惟兄裁察有以教我

與蔣茂先陳士業書

茂先士業兩兄足下今年數與兩兄往還書問皆朋友氣誼之事心誠感切但近見千子爾公以選文相搆竊恐將來因兩家門戶文壘之場化爲戈戟天下亦自此多事矣故欲以力諍之誼屬之兩兄以爲予非兩兄不能使之降心相從弟且以兩家事分別言之可乎弟十年以前志意頗堅靜未嘗自刻一藝妄交一人癸亥甲子之間見周介生名甚盛而所選之文甚多其推豫章者甚至推千子則尤過情弟謂此一時好奇之言介生久當自悔逆知天下有議其後者而不謂即千子也閱千子戊巳以來之選嘗

註明理從先聖後學起見功何可沒然讀其書自知其旨意所在不必指名斥坐又不必壽罵大力是千子以矜氣負直道不自知其淪於薄也及閱其天傭子集中間有數篇文字直擬歐陽此於古文似有源流者然其與受先介生卧子諸人書直以彈文作書札矣所謂曉人當如是耶言者好盡而受者難堪此亦人情第歷觀古人辯駁之書未有詆訶至是者此千子之過也至於王李不讀唐以後書此自可笑其文於經術原淺又何怪千子之駁之乎且往時排王李者不遺餘力不自千子始也但其論古文而以將文相比擬有一則直指其名而非之一則曰某先生

某先生似覺失倫且此數公猶當論其立朝本末生平品行徒於文字而上下其人豈持論之公者故弟往時欲正千子者皆此類而若其評選則明眼老手即偶有未當不足深求也今爾公則專辨文矣弟初未嘗識爾公也雖斗務書極稱之而後從士業處定交知其人外溫內毅所謂不浮沉於俗者也昨歲至白下聞爾公有文辨之選弟叩其旨爾公曰合衆家之說而論定之耳若使只駁千子弟已先止之不待千子之見屬也北千子見諭欲止其刻而其書已成弟從吳門閲之見其駁千子者雖嚴其推尊千子者亦至弟固意千子之不能忘言也已從拙選中稍有

解紛之語與兩家見而釋然而不意千子之罪爾公遂至此極也爾公苟舉毛細誠有之其寬嚴去取或有未當固宜千子之反唇而用爲罪端但其罪爾公之言又甚於往者之書爾公其何能堪第謂爾公此仍當悔其自致之也辯艾一書似不必刻若千子又有摘選之舉而以受先介生爾公爲名毋乃愈多事乎介生與千子相忘已久受先賢者誠不必選文即選文亦豈爲千子而設而千子之必欲更駁之乎且千子慮是非不明彼其言亦既曉然於天下矣豈三子之書果楊墨異端而千子必以孟子自任耶亦豈千子所謂雕敝者果在此八比中耶又豈今之工於

八比者果足以繼朱程耶天下不少讀書明眼人以評選之場爲口舌之藪適足令人窺其長短而已與兩兄愛千子并求千子自愛痛言力止仍移書爾公俾各相忘此眞朋友責也弟語由平心以責望兩兄之殷不覺言之過冗冀其無他幸甚

與李源常孝廉書　堅評孫先舅氏

除日某頓首頓首源常足下廿六日舍下人至始知公車從一日發夕又知徑走皖廬想倉卒至京又下馬入闈一切應酬必都廢闊益智慮生於蹴而工夫儲於素一戰而覇吾為兩公决之矣前有序送行文字頗好又第近益以古道自命想足下讀之必開顏一噱也笑笑京中百事胸中必俱有成算然第所望者得雋後便要拿定主意做天下第一等好人幹天下第一等好事兄試思之國家自科舉起送後一舉人費公家多少又況進而進士乎分毫無補於君民亦以身家妻子為念又分毫無及於鄉黨故舊

只爲胥眶市井作緣此輩太郎官居九列連中三元僅博得有道一鄙而已兄又試思之每科自京省合計舉人盍千餘人矣計偕則四千餘矣即進士又近五百名矣其間無媿科名者有幾我輩不爲天下一二人只在幾千幾百人中筭數其自處何等卑下乎弟之言此者以世間居官之人在鄉在籍从从皆此等一流唯兄與弟志同道合又弟有所指陳每蒙過聽則嘗聽弟者唯此爲最大耳何如何如

復彭禹峯札 乙酉

舍間無論父老子弟聞紫氣當烙草廬皆望塵舉手則望衡對宇之樂何遂減龐公德操也溪水暴長亦暴消則舟行遲滯盟兄先來而舟即隨發大爲兩便即九疇二兄亦當與俱此間不患不得宅耳弟已練鄉之精兵數百人可以自固若大敵不至此亦居然有金湯之勢要實爲從者設衛也池城存亡未審相傳已降毋論降不降鍾郎輩何以施面目於世弟不可謂識時務較之庸流差勝之耳寧南決不降李若遂自爲之又似不像總之我輩自別有一商量且拭目深山以觀劉項之雌雄也雅既反拘俗套弟

杈一壺一帕而使者堅致慇意姑置此處以供行館之用也明早引領以望握手而後喜可知矣

又復彭雪琴札

弟昨妄以公埋待人又爲俗子所紿幾自愧死恨死知盟兄自諒之歸來念居停未安臥不能貼席亟遣奉問若彼處堪可容膝且先安頓數日以圖移遷若一刻不可居幸即見示以便奉迓也不然即逕來舍下弟亦屋數間亦可割宅而居如老嫂夫人憚于數徙以彼處爲可安身則亦安之而已彼中禮義詩書當别論忠信化蠻貊政非聖賢無　也賊破建德而仍返東流以零舟泊洲漵此舉動非有所俟有所恃即群盜不終日之計政可一舉撲滅此等商量恐未可入當事之耳然聞江南已有馬兵則大舉入

慈無疑池州城中政未知何如也七里來往者多若有所聞幸一一見示弟兩日內即往一小庄去舍下十餘里盡眞猿鶴不到之境而可列舍百間與群峯相揖讓弟鳩工聚力不數日可成若郡城盡爲戰場鄉村復多小竊即馳往據之而塞山之口有田千畝皆舍下諸兄弟所有可以至死不饑亦先爲盟兄造數間爲躋軾之麗公德操尤爲奇事相與躬耕唱和以俟河清安知臥龍岡不移而就我手盟兄以爲何如也十日之內非君過我即我過君先此奉聞有言不盡

貴池吳應箕次尾氏著

何芝嶽相國壽序

天子龍飛之十三年臘月十四爲芝嶽何公申降之辰蓋壽登七十矣公方寓家留都于是公卿大夫及門下士以言祝者不少而公之家孫次德所交游皆天下之名人勝士謂不可不稱一觴而使予一言侑之予惟天下之以壽稱者多矣必因其人而視之然後其分量以觀不然第以爲箕疇五之華封三之此猶諛頌之統詞也烏足以當公哉夫公蓋主上所嚴重之臣天下稱爲元老而社稷所恃

以雲長者故莫知就公立朝之大者爲公頌以見天下之
有公與公之有今日非偶然也夫近時輔相之臣稱有品
業者福清新建蒲州暨公而四耳福清神矣去而闔福大
作新建下其難匕靖而蒲州起蒲州未竟而公繼事若循
環凡四公所爲者皆極難耳而公若無有焉此豈不尤難
哉憶在甲乙之際衣冠塗地以門戶擠公公岌岌焉求終
于長林豐草不可得安計其後見倚　明主獨爲其難又
安計爲其難矣功成身退而若無有蒲州之再起也當
皇上更滌日月之時使士大夫知有朝廷天下知有君父
讀書者知有聖門不從之義蒲州不可謂無功然蘊崇之

矣而不火去滋蔓矣而留根天下不無遺憾是故共驩不
殛求神堯之再試克濟倖免冀濮側可復圖使非公動色
而爭　聖主虛心以聽天下事可堪再誤哉　皇上以是
倚重公公亦隱其事而不彰天下于是食無涯之福故曰
公所爲也尤難耳且公之功在社稷者不可枚舉即其引
身也公亦不欲明其故獨　皇上思之故再召公而公不
起繼而又問公于家夫廿年以來捘路撥踵所以淺當
上心去而掌再召者唯公獨耳故天下之有公與公之有
今日豈偶然哉先朝守正輔臣以閣祠去位而卒登壽考
者乇今稱河南劉震澤王兩公功名著于閣祠之後高風

碩德蓋異地同符即所稱福清諸公與公終始者聲稱略同而見倚　王上與享年未艾似猶未及公則公之有今日也非公一人之爲之也又非獨前之二公後之三公所得而比年黎壽者也倘以公未艾之年而復膺　皇上無已之眷未知公之得安杖履否也公曰異哉斯言予得毋涸乃公乎于是笑而爲諸君子進一觴焉

與孔興五書　崇禎癸未

自下報命之後奠隨理歸棹江路多虞藉庇幸獲無恙然亦戒心極矣某臨行時知京師告急大不忍言　皇上之慘泣不已諸老之束手無措昌平天津皆以內潰而雲中陽和相率叛降督師輔臣有兵不過二百河東巡撫納貲至于七千豫按爲叛帥縛降東鎮已擄掠自據至于秦晋失事情形有不可形之筆墨者不意祖宗積德累功之天下遂至于此南中洶匕尤可寒心若大司馬一動足勤王而根本去矣葢此中之瑕衅已多特待時發耳其前發聊城一矢幸稍輯寧于是諸公牽挽者至守門不能動身然

其決志入山不欲以此無關係之身與之同盡某恐將來事有非我輩所意計者將如之何昨聞南中馬兵七百盡叛此已見形矣司馬不能安位又何論他哉吾鄉于此等事絕不聞見此政我輩苟全之福但既已讀書負血氣而見此世界真令人欲悶死耳親翁其謂之何至于科舉一途其效可知其禍亦可知不待識者而已知其將廢矣親翁且勿向人語也某四載飄泊歸來重做人家此時旅魂尚未安俟稍閒當專候并申候令兄師相稍言近時之槩幸為某先道意兒女之願彼此為父母者自有同心某與親翁氣誼相期豈可效俗情格套某既措大不能備一絲

亦不敢損親翁厚幣向者屢有成言矣惟望此屆七秋爽

時當面晤親翁于中途先此布聞統冀原諒不一

壽鄭玄岳冢宰序

今皇上十有五年銳意治平用首輔言盡起林下諸賢廷臣交推以爲歷事五朝清節峻望爲天下第一者無如建德鄭公于是以原任宮保大司寇起用蓋特旨也未彌月而太宰缺　上熟察羣臣謂無如公賢又奉特　旨晉吏部且趣之者再天下士大夫皆舉手加額以爲太平可立見然公自通籍至今官幾五十年往時同輩無論登朝卽優游林泉者有幾而公于今年二月甫登七十於是天下士大夫又以爲壽考無疆蓋社稷靈長之慶而公特身以之耳卽予亦敢不從士大夫後效一言之祝乎夫國家冢

卿之近代著名者爲陸平湖孫富平趙高邑爲三太宰云高邑遭璫禍未竟其用富平屹然時方以門戶相掊擊平湖承新鄭江陵後部權浸歸內閣矣獨能挽而正之今皇上神聖遠軼千古輔相謹恭貂璫惕戢又衆正盈廷無往時水火之形則公之得以從容發攄其志當出諸君上而無如三患交劇海內困敝人材替落似公之所爲較前爲尤難耳然予以爲公不爲其難誰爲之者且前之三君其功名亦至吏部始著耳公居官所在著稱卽在一方已隱然有統均之勢昔國家甲乙之禍日月反覆矣天護公以有今日已巳歲公以司農主南計此否泰剝復之交也

時北寀方多內撓惟公一掃而更之天下於是識君父之
義而人心賴以不死論者以南寀爲三百年所僅有則公
之力也迨後乙亥之計亦如之故今之日公但移其居南
者于北而已勝任而愉快矣若其爲南司農也一釐剔積
弊使南庾有十年之支向使代者得人則今二患方滋之
日灾荒叠見之秋以南給之而有餘矣故公在南之功至
今益見公生平留意人才尤精衡鑒爲守歸德沈文端以
爲龔黃再見于今而所拔士爲列卿知名者八九人督學
閩中其賞識皆名之流今公輔至相望也此所謂居一官
即隱然有總均之勢况今身實有之則向所稱三公實難

爲之前而何時勢之足爲公難哉故予以社稷無疆之慶而屬之公壽考之一身者非過也昔王端肅爲吏部時年八十餘　祐陵憂其老以問近臣或言其祿命空壽則甚悅明主之爲社稷計如此今公距忠肅在事時尙十餘年儻　皇上郎如　祐陵之問而以予社稷霧長之說對此其義固在祿命之上吾知　上之必更逌肰而色喜也他如公之風節治行無論在朝在林其可誦說師法者難以枚舉且海內士大夫亦人能言之也而要非祝公之大者予故畧而不稱云

陳百史制義序

往予讀韓歐集則見其鄙棄當世之時文爲不足學然則有韓歐之志者其于今之時文何如哉已後念韓歐所謂時文者聲病對偶之習也恒斲削舖綴使足以炫鬻焉釋之矣非若今之制舉義本王者之制以發明聖人之藴媚于制則下者皆可進取而縣以撥測經傳旨趣雖終身學之而未能盡也予又常念韓歐之于文亦輒曰吾明道耳嚮使居今之日則能明道者莫制義若也敢曰鄙棄爲不足學哉獨恨世人于制義亦以爲苟可炫鬻焉足矣故高第膴仕每三年輒得百十人而求[illegible]文之幾于道者不可

數得且世之君子蓋有既仕而聚徒講學者矣彼亦豈知屈首受書時繇其所資爲仕進者用以根極義理發爲文詞豈不足以兼而有之　而顧悔其少作曰此時文取世資耳曾何當于聖人之微言大義豈不繆哉夫遇不遇命也已不能合于國家設科之制與聖人微言大義之所在而但以時命之得失論所作之工拙繇是卽鄙其所得之文爲時文也亦宜嗚呼此豈時文之罪哉予友百史其于古文有韓歐之志者也而獨不屑棄時文爲不足學揆制作之所始而壹考衷于理義其文亦既見于天下矣邇益研精于此務求合于聖人之道而止予又聞百史尚

山閑時都人士傳其文以為必上第未幾報罷而倖獲者
且有以其得失論工拙者矣夫鄙人何知嚮利則德耳是
烏知彼之所得吾之所棄而不學而吾之所工者彼固終
身未之得也且彼亦烏知吾之非終不得且又烏能定吾
之得爲何如哉

羅季先制藝序

予少時小有才然頁盛氣自謂旦暮取卿相不難也丙辰以文謁奉常孝可先生奉常見而稱絕私謂所親某當為邑中獨超然肯俛而從予游名世矣所親以告予笑曰若官大吟詩耳假予得當何遽不渠若奈何稱弟子乎嗣是予學稍進思奉常言大有意始悔前者庸妄人語奉常物故予每舉此示家弟姪謂當以予為戒今以觀季先之才之氣何必減予當年哉又奉常弱弟奉常在謂此吾家千里駒視予亙蔑如也季先則俯而從予游好予特甚常謂予議論品藻無減何兄夫予則安敢然以予異時所悔予

奉常者季先他日可無有予之悔季先過予遠矣予無他長獨于文章云蹟有扶雅起衰之志而以是質之季先無弗當者去秋至虎阜諸名彥見季先文者曰何其彼次尾也夫次尾安足似哉海內師表奉常久矣謂季先以奉常則可夫季先而似奉常也則予異時所悔于奉常者以藉季先免矣

原缺

顧予凝制義序

予友顧予方次傑也好言名節君嘗與予論其先世風烈及當世賢者則必輒稱其兄予凝予于是竊聞予凝甚悉而予教識予方報罷予有世道之疑殆春而予凝傳南宮予臨書予方稱慶予方不以予為諛于是出其稿謂予凝屬予序之予肰後讀而歎曰嗟乎文章之重豈不以人哉夫今天下三年而一進士士多至三百餘人人亦各以其文見未幾而傳者幾何乎即其文傳矣而其人或為世羞稱則文亦同類棄之故文難言哉難于其文之以也夫今之起家者有不以文乎遇者文章之效亦可覩矣敢言之

氣寡素緣之風徵甘泉烽逵羣盜滿山而魏尚雲東朝歌
虞詡何奓肽也以是而曰吾文取富貴耳他何知焉嗟乎
以取富貴之人而亦曰文也人安往不得富貴而以辱吾
文哉夫涇陽先生之為天下重也久矣其起家也以文其
立朝也不以文久之而稱之者雖不以文而愈益不沒其
文文以人重又何疑乎且人之文亦何可不辨也況毅者
無佻詞抗激者無卑論志行肅潔者其言端識尙清堅者
其理達非文以人別也則執數者以衡予凝之文則然矣
今非予凝而亦求其文于數者之間所謂人非而言是也
有是理哉夫予凝之文所謂惟其有之耳彼其達故言之

氣礪素絲之節即功猷有待而召杜之聲行且復起于今者是子凝之所優也子凝曰吾何暇復言吾文乎而稱予凝之文者亦猶向之于涇陽先生至久而誦之不衰是則予今日所以序予凝之文之意也予方曰吾兄所以屬予而序之者亦以此夫予友有周仲馭者予凝之年友也亦雅稱予凝之人然則是言也葢又非予一人之言也

李源常稿序　辛未

李漢有云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于道而有至焉者否也予嘗思之所謂道者豈不散見于六經以來之書乎則不博學深思而求文之見道者亦否也然獨怪今之學爲文者以爲流覽淹雅爲從事乎昔之所爲碑序傳記之文耳碑序傳記豈能有孔孟之題目而謂學道之文必在是歟且又謂因文見道者無如諸理學之語錄矣諸理學之語錄豈能有八比辭之通暢而顧薄之以爲此反不足見道歟夫然學爲制舉者本爲取科第也精乎此者即以爲傳世之古文辭抑精乎此者即以爲學庸語孟之註疏之理錄

而科第不廢焉夫古之學道爲文者非有所利而爲之也
况爲此矣又不廢彼丈夫屏首受經上之可爲聖賢下亦
不失卿相曾何疑憚而顧不專志一趨心搖匕如懸旌耶
蓋予不佞之所以論文者則如此而綴文之士安于淺訓
樂于易就幾舌倣而不予從者予亦卒聽之矣獨予友劉
子伯宗相與創始王子公儼及家子玉班顧喜而信之悉
後若夫銳意而篤好則無有過于源常也予彼弟畜源常
十餘年來情無我爾往源常喜爲因利乘便使人人可見
之文以覸予而予不謂然予曰子爲文要使即得科第而
顧有科第不廢者曾何負于予耶源常蹶焉起聽迄而攻

苦一日盡棄其舊而圖其新毋與予相晤輒顛躓衣冠爪握予手欲入其所爲淺究而實體者亦已至矣于是丁卯以後之文燦然改觀其言淺宿于聖賢而優游典重有古作者氣象予語之曰斯眞予所謂即科第不廢者也雖然子已進乎道矣于是源常則益喜益喜予之有志乎道者其言嘗不妄也鄉之役玉班次源常以進而源常爲鄭澹石先生所首士則信乎有道之文不必人人皆見而人亦見之又見之者必非常人也吾黨二三子既幸源常之即效而學道爲文之志將有所恃而益堅即予向者之論亦不自知其不可也源常二弟懋緦皆奇士近乃過而聽于

予者則源常之文之教豈獨無源常哉

予之文不遇于今必有遇于後一時不知而後世自有知之者矣天下後世不能無文也而能無心哉惠迪曰如子言則予亦非徒用其心者矣子曷遏吾文而即以其言繫之

梅惠連稿序

文者生乎心者也獨制舉之文主于明理而又束之以法夫畫一定以爲法而又設多端以窮理之眩而心離矣法泥則心亦遑之久之甚者忘蔽于所喜與惕于其所未必得益不辭爲背心之言焉故文生于心者也天下有制舉之文而多問心哉予生也晚緣所見三十年之文以推測其所用心其害亦從可覩矣然則謂今之世受文人生心之害則可謂今制舉者有生心之文奚可也雖然無人乎則亦未深究梅惠連之文耳夫惠連之文上下聖賢以研理出入古今之文以行法歷之非不多而求之務有定乃跡

所爲聡與泥立者之患則亾之何也其心有所守而不亂也是故繇其生乎心者而言焉進之而仁義道德之旨又進之而治亂得失之故益進之而幽明生死之變皆其所包而畜者之即可推者也抑即可舉而措者也而反而覈其言則猶是此一事一物者而未嘗詭乎理也未嘗佻乎法也嗚呼天下有根心爲文如是者乎憲邇曰吾文之不效致坐是耳倣所恃以事無用吾文有焉乎謂人之遇合豈係乎文向使予離去其心以有獲予豈肯姑舍是以從之即予未取世資而予之文千聖之理一王之法寓焉何則心未嘗亾也余方恃予之文以使天下有不亾之心則

積計編序

袁州守公孫韡育先生政成之暇撰所爲積計編以教世閱其篇首則本瑞亭太公之家訓先生因輯而成篇者予卒讀作而歎曰先生之爲是書也有以哉夫古之即事徵應者其說莫備于內外傳後世謂左氏近誣而柳子厚至作非國語大約覘發聲動貌之間何遽足以決人休咎而後此之立驗者何遂爲前事之召致哉不知徵應之說固儒者不取以自必而其理則六經備之矣易曰慶自其所施也書曰禍明其所受也詩曰惟其有之言有本也記曰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言無往而不應也然則內外傳其以

發明春秋之理無疑者而至一槩目之爲必不然之事嗟乎不幾以儒者所不敢必而適爲奸人任士苟免之資乎是故先生之爲是編先生不自侈其修而使天下讀者知善之必可爲而報之必不爽曰積計者亦謂夫人所積在自意計之耳嗚呼此先生所本其訓于家者之言也而意于是深遠矣先生又有守要固圉安陽拙政二書所以言安民弭盜之畧具備夫然而先生所爲積計者又豈有他哉吳子曰讀是書者考先生之治行則六經之理固未有不以身教者也是積計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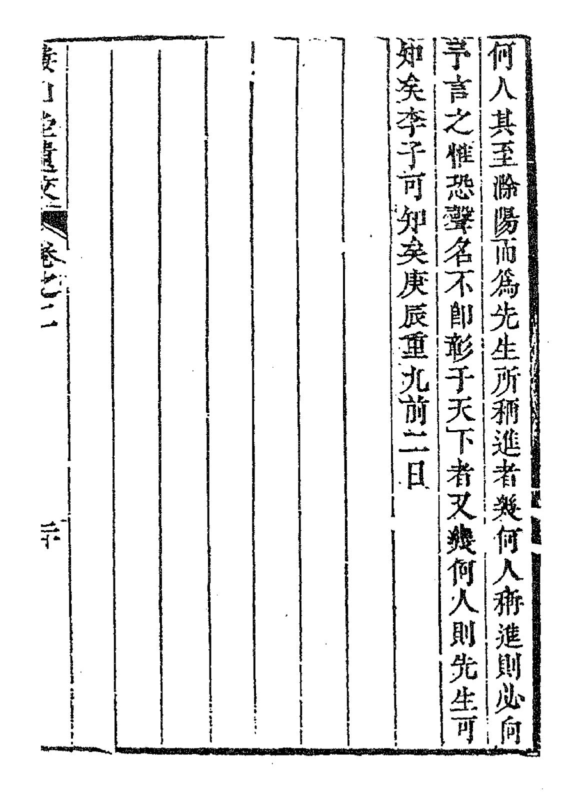
與孔興五札　乙酉

不肖叨復貴邑之始函官法不得縱前承令兄青老見諭巳爲開生路于西臺而不肖所轉請于　聖上者金正老也此老甚執會時尚當婉轉言之前許以免死重承下教則准保矣仍候　命下再當報聞不肖將移鎮貴邑請教有日乞先致區區于令兄青老親翁

李鶯必序

今天下十餘年來而交游之事起文章之聲亦日以重于是公卿大夫咸以不識天下名流爲愧而號爲名士者雖在踵使持三寸不律以衡量耛文亦可不崇朝而遍天下豈非事之極盛哉然而士之能文章負志氣者往往恥言干謁至所見非所期則亦爲公卿大夫終日折節求一負志氣能文章之人至其門不可得以是而交相爲重蓋有由然耳獨慈谿小溈先生以冏卿來滋滁陽東南之彥有一不望見顏色承其傾倒者咸以爲此必非負志氣能文章之士也先生亦虛懷倒屣各盡其懷來豐樂醉翁之間

益踵相接也嗚呼此又數百年未有事矣先生卽博愛畀
肰精衡鑒好奬與有奇士必折簡相聞一日移書緘李子
驚必詩文至日袁鍾巳矣三湘七澤之間乃有起而駕之
者吾急序之無失此人哉夫寻卽徵先生言固巳知鄙有
李子况其爲先生所引重者乃驚必亦郵書論文謂今日
之文分治亂且以此界人禽焉夫今天下文人安得有此
言哉憫世道而慷人心由是推之驚必又豈特文章之士
巳乎吾肰後歎先生之知人而士之負志氣能文章必未
有過李子者也李子鋟其制藝先生旣巳許而序之矣乃
又使寻序之夫寻無以益李子也但問士之至睢陽者幾



何人其至滁陽而爲先生所稱進者幾何人稱進則必向亟言之惟恐聲名不即彰于天下者又幾何人則先生可知矣李子可知矣庚辰重九前二日

題喬伯巖林見素卷

此卷爲喬伯巖太宰林見素司寇之手書也兩公爲正嘉時名臣與安陸孫志同蘭州彭濟物諸尚書並以名節經濟稱于天下白岩官南都久予嘗從南中見其題詠甚多而林書則從此卷僅一見之卷中書皆爲寄陳不寄太史者太史即魯南亦時名流也白岩詩後小序多可觀見素有鰣魚聯句詩三首最佳而同作者爲鄒守益文徵明方召南陳徵壽及陳■林俊六君子也白岩以篆筆馳名而行艸亦追美魯直見素書足與白岩頡頏皆可傳也予又觀此書與石亭其稱謂敘致皆質實有古風與近時士大

夫以詩宗知名者開卷之間便有矜肆之氣觸人以之觀前輩遺蹟者不獨愛寳其文翰夫亦可以論世矣崇禎壬午夏月書于白下道院

題蔣崧画

蔣三松画其一種倣梅花道人者最佳此卷是矣觀其淡秀之致脫盡平生蹊徑即沈文豈能過之世不具眞賞鑒往往隨耳食爲去取也此卷之遭排擯者多矣良爲可歎崇禎甲申夏月書